

◇牧 风

河州印象 (散文诗二章)

积石山上

你是与大禹治水的故事融为一体的故乡
你是与黄河三峡灵魂紧贴的故乡
你是安集乡三坪村“彩陶王”出土的故乡
你是与青海循化孟达天池毗邻的故乡
你是河湟花儿嘹亮天下的故乡
你是香水坪心灵牧场放牧众生的故乡
你是闪烁着工匠精神的保安腰刀诞生的故乡
你是大墩峡生生不息、雄奇崛起的故乡
你是吊水峡瀑布飞动如练的故乡
你是马家窑、马厂、半山、齐家、辛甸文化水乳交融的故乡
你是千年积石雄关、禹王庙、临津古渡、鲁班石亘古不变的故乡
你是吹麻滩的古杨竿立挺援敌的故乡



初雪 高丽 摄

◇石彦伟

地震后，那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

(上接2月25日四版)

2. 马良桥畔正兴达

马红海揉了揉案子上的这团面，纹丝不动，再使劲揉，还是硬邦邦，才知是被冻得缩住了。凌晨才从广河拉来的面，和开了才带来，这么快就冻成这样。那种凉，是从手心传到全身的凉。活了39岁，拉了20年面，来到兴达珍宴当厨师长也有6年，算是经过些世面了，可这样硬的面，他还没见过。

往常都是在室内做拉面。面嘛，哪有在室外拉的呢？就是疫情时，马红海所在的兴达集团也少给医护人员、警察和志愿者做过爱心面，那也是在室内做好送过去。若说室外，唯有一次，那是2013年广河泥石流，他也去灾区现场做过拉面，但那是8月，热得很。

两行队长早就排起来了，几百双乌黑黯淡的眼睛好像都在直直地盯着他，像是针在扎着。炉火包围满灾民，不能去挤，马红海索性把冰凉的面放在自己肚子上捂，衣服上沾满面粉；又从煮开的汤锅里舀了些热面汤，兑在面团上，使出全身力气揉起来。那面也像知趣了，才服软般地动了动。他撒上三成蓬灰，与另外两个兄弟各守半袋子面，把全身重量都灌在手腕上，想把最好的劲道揉出来。不一会儿，汗珠子就贴满了身，风一吹，透了。

12月19日。地震发生后这一夜，马红海和所有身在广河县的兴达兄弟都没有睡觉。楼在摇晃，他们先是跑到院子里避险，不到两小时，马良经理把大家召集到一起，传达了兴达集团董事长马青龙打来的电话：集团旗下所有餐饮机构总动员——兴达珍宴、兴达6号肥牛、兴达牛肉面，全部开赴救灾一线！牛肉面馆，关停！

三家餐饮店的30位员工组建了一个临时团队，在马良经理率领下，连夜准备牛

肉、面粉、锅灶，他们想得周到，连水都带上了，装了11辆车。凌晨5点半，车队浩浩出发，8点半抵达大河家镇文化广场。

上午10点半，第一碗面出锅了，一下子就排了一千多人的队。那些冻了一夜的老人、孩子，嘴唇青着，脸通红通红的，抖抖地接过这碗热面，有人笑了，有人哭了。

到了下午，一个负责拉面的小哥有点站不住了。他叫马义翔，本来在长春开过面馆，疫情后把店转掉，回到家乡加盟兴达。他脸色惨白，感觉风穿透后背，头也疼起来。马良经理让他下去休息，可他心里急，咬牙硬挺，忽地眼前一黑，晕倒在案旁。

“你们守着面摊，怎么就不能先填饱一口，吃饱了再干？磨刀不误砍柴工啊！”

“石老师，您是不知，那时节真是一分钟都误不得啊！”马良经理告诉我，两排队伍，两口大锅，两人揉面，四人拉面，一个萝卜一个坑，下去几个人，一条流水线就断了。灾民眼巴巴等着呢，谁有闲心吃！

“如果灾民都吃过一遍了，没人排队的时候呢？”我不死心，追着问。

“咋可能没人？队永远那么长，吃不饱的会循环来排啊！”

晚上8点半，人稍微少点，师傅们才轮换着吃上第一口饭。不知何时，那个败下阵去的马义翔，抓了片药吞下，又挺立在案板前。那挥舞的双臂，坚定有力，一直拉到半夜11点。回到车里，他又吞下一片药，等着早上睁开眼，继续拉面……

当我在广河见到马义翔时，问他何苦如此拼命，他淡淡地说：“我能拉，就尽量多拉一碗，直到一碗都拉不出来了。”

兴达团队在大河家镇这个点，一共坚守了5天。第一天最难，第二天陆续有了新战友，饺子、大饼、抓饭全来了，文化广场几乎成了美食汇，各路媒体也多半聚焦于此。然而此时，马良经理决定：“我们撤！”

第二批兴达人是要去积石山县柳沟乡“开荒”了。柳沟乡在深山腹地，沟壑纵横，交通不便。他们去的杂集村尽管没有伤亡，但遍地危房，村民搭着简易帐篷，吃饭成了问题。

柳沟乡摊位负责人马万林，47岁，临夏康乐人，兴达6号肥牛店厨师长。考虑他毕竟不是小伙子了，这每日进山往返的苦，能受得住吗？马万林却说，前面5天，他在广河待命，早坐不住了。以前凡是这种大灾，冲锋陷阵的都是人民子弟兵，“想不到这次，我们做餐饮的也有用武之地了，我们也能上战场！”这位年近五旬的老将，带着第二波弟兄，在山里一干就是8天！

有一位叫马牙古白的老员工，不仅

负责拉面，还要开车。早上从广河装满食材，白天拉一天面，晚上再从柳沟乡开回广河。媳妇怕他感冒，叮嘱他多穿点，可还是感冒了，嗓子疼，没劲。他忘不了杂集村那些上学的娃娃，和自己娃娃一般光景，一日三餐，都来这里吃。有个杂娃，七八岁，吃了第一碗，不好意思再排队，悄悄站着看。正在拉面的马牙古白小声对盛面的说：“这娃没吃饱。”又给他盛了一碗。还要吗？不要了，默默走了。马牙古白的心，像搅进一团浆水，酸酸的。

我来到广河，专门寻访兴达珍宴，两次走进兴达旗下的伊穆兰牛肉面馆，见到几乎所有亲临一线的拉面师傅。面对我的提问与拍摄，他们羞涩讷言，比如要问“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吗”，他们深思熟虑半天，总会回答两个字：“没啥。”这是一群习惯了沉默不语的行动派，牛肉面群体的标配表情。

不过，倒是所有人都对出差在外的董事长马青龙赞不绝口。这种赞叹，也在当地老百姓中听到，他们叮嘱我一定要去看看马良大桥。

晨光熹微的广通河上，横跨着飞架南北的马良大桥，在冬日暖阳映照下雄姿巍峨。据纪念碑载，这座桥是一位叫马良的企业家为报效桑梓，于1992年投资57万元所建。不但如此，就连沿河两岸的水泥护堤，县城、山区里的公路，他都仗义疏财，故而广河百姓无人不念他的好。2001年，马良创办甘肃兴达集团，把一家靠毛纺加工起家的小作坊，发展成当地首屈一指的实业综合体。献身一线的几家餐饮店都在这马良桥畔，兴达花园等知名地产也坐落在桥畔。

这位马良，不是前面所说的那位同名经理，而是一位老先生，是马青龙董事长的父亲。子承父业。马青龙接管兴达后，秉承父子两代矢志不改的初心，力行公益，实业报国。这次抗震救灾，马青龙统帅的兴达公益团队共派驻30人，坚守14天，是进驻灾区最早、离开最晚、志愿服务人数最多的餐饮团队之一，却很少见到报道。更鲜为人知的是，兴达集团还向灾区捐款50万元、捐献价值20万元物资，参与多处活动板房的组建。

积雪覆盖的广通河，宽阔深远，静默无声。伫立马良桥头，我心中的一条河却在激流喧腾。原来，一个家族的道德力量真的可以赓续，一个民族的爱心善行真的可以川流不息。

(未完待续)

◇马永清

品尝春天独特的韵味

季节拾检着零落
光阴记载着花香
途经的风景
已在时间的对错里
悦纳着岁月
往事随风，过往不留
隽永年华成长的足迹
生活，百般滋味
唯美寻常日子
你若盛开，清风自来

四季不同风景
皆有平凡烟火
在春天的明媚里
走过冬冬皑皑白雪
既有冬的寒意，又有春的温暖
人生所历
风雨兼程中
安然与炎凉并存
风轻云淡中
留心底一隅干净

流水落花，时光匆匆
抛去烦忧
品尝春天独特的韵味
在温煦的阳光中
品安闲，赏绚丽
昨日的浮华
已在袅袅炊烟里
惦念春天
清风拂面
春色醉相连

◇海 木

作别冬季

就用这场雪告别吧
洋洋洒洒
悄悄地铺满山川 草地
冬的味道往往藏在季节深处
就像所有的美好事物
总是出现在最后

不要忘记等待
墙角的腊梅也在无人问津的
时候

努力冲破黑夜的牢笼
就把所有的苦痛留在冬季
和雪花一起埋葬

南飞的鸟儿还在流浪
有关于春季的故事
总会如期而至
日子是日子
把时间留给时间
爱和陪伴终会温暖凉薄人间

◇黄菊红

针尖上行走的艺术

没有人知道
你来自哪朝代
也许在某朝某代
有一位村妇
在葫芦架下绣花
无聊时在葫芦上划了两下
被称为穷画师的丈夫
无意间发现她的杰作

为了生计
别出心裁地
用针尖上了各种精美的图案
竟然
奇迹地被人们欣赏为艺术
也许是玩童
也许是一位老人
至今没有正确的答案

一根钢针
在时间的打磨中
日渐升华
奇形怪状的葫芦
在艺人巧妙的构思下熠熠
生辉
祖国的大好山河
人物百态
还有一些无法形容的图案
一一呈现
栩栩如生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宣言
又给针尖上的艺术
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一颗艺术之星
在华夏文明
这片肥沃的土地闪闪发光

从高原下来，我的脑子没有一刻是静的，和边防官兵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丝丝缕缕，总在脑子里出现……远与近、上与下的巨大反差让我浮想联翩。

今天是星期一，詹娘舍哨所的兄弟们是不是在组织升国旗？詹娘舍哨所海拔4655米，藏语意为“雄鹰也飞不过的山尖”，所以，哨所还有一个听起来美妙、看上去惊悚的名称——“云中哨所”。住宿执勤在一个山头，20多个平方米，升国旗在另一个山头，不到10个平方米，两个山头之间距离只有5米左右，“路”就是卡在两个山头之间的乱石，两侧是深不见底刀削一般的崖壁。升国旗活动，詹娘舍哨所坚持了几十年。哨所的兄弟们说：“不升国旗，那还叫军队？”我听了，眼泪瞬间就出来了。

今天降温了，5592哨所(海拔5592米，用海拔高度命名哨所是常用方式)是不是也降温了？不对，那里本身就是零下几十度，还要怎么降温？即使是一些藏族官兵嘴唇也是紫的，没有办法，海拔实在是太高了，这里是全军最高的有人居住的哨所。战士们特别开朗热情，有的问我没见过横着降落雪花？他是在含蓄地告诉我5592哨所的风很大，有的给我拍照，并且现场打印、装框，这让我惊喜万分，有的还给我开玩笑，说如果下辈子我再当首长的话，就到边防来当首长，他们给我当兵，为这句话，我哭了一路。

潘洪师连长去北京了，他被评为陆军第六届“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兵，我想，这既是他的荣誉，也是他们连队的荣誉，更是全体边防军人的荣誉。

梁梦瑶干事还在拍摄《新春走边防》纪录片吗？都顺利吗？边防军人了不起，这些常年深入一线搞宣传报道工作的军人特别是女军人同样了不起。

……

我想念边防官兵，我的心和他们在一起。身处内地的人们，不要因为他们距离我们远，就觉得与自己无关，如果没有他们，这个国家就不会安宁，这个国家的人就不会有尊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吃的苦是替我们吃的，他们受的罪是替我们受的，他们冒的险是替我们冒的。

雪域高原的景色很美，初次上去的游客会很激动很兴奋，但边防官兵却很少有欣赏美景的闲情雅致，因为他们的任务太重了。要想当一名合格的边防军人，侦察研判、会谈交涉、边情处置、一专多能、服务支撑这些能力一样不能少。“在边关哨所，躺着都是做贡献”，一方面让人感受到边关哨所的极端艰苦，但另一方面也容易让人产生误会，以为边关哨所的官兵无所事事，就是睡大觉、侃大山了，真实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

边关哨所的周边很静，但这种静让人不踏实，每名边防官兵都有一种本能的警惕。战事一旦开启，边关哨所、边防军人必将被首轮突击。近在咫尺的对方在想什么招法？要搞什么动作？侦察、巡逻，反反复复、年年月月，边防军人的眼睛时刻瞪圆，目不转睛、全神贯注，边防军人的脑子高速转动，绞尽脑汁、苦思冥想，这日子极其单调枯燥，却又极其紧张焦虑。

那些河谷、那些山口、那些争议区虽然暂时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倾听着寒风的呼啸、凝视着冰河的翻腾，那些浴血搏杀的场面不由得就会在脑海中浮现，前仆后继，奋不顾身，流血了、受伤了，看不见，也顾不上，守必固攻必克，同仇敌忾，视死如归。对人民的爱、对祖国的忠，平时是一字一句说，战时则是真刀真枪干。

不论是热兵器，还是冷兵器，我们都能打，打得敌人屁滚尿流，敌人挑衅一次，我前推一次，让敌悔不当初，既然敌不仁，休怪我无义。实力是打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实力有了，尊重就来了。不论怎样，不能把国土守小了，不能把国土守丢了。

我想起中学课本《大铁椎传》中的侠客大铁椎。边防官兵们沉稳冷静、果敢坚毅，本领过硬，思虑周详，他们个个都是“大铁椎”，却又远胜于“大铁椎”。在人民军队特别是边防部队中没有个人、没有个人主义，也没有个人英雄主义，因为边防斗争太特殊太敏感，再优秀的个体也要服从集体、融入集体，闻令而动，依令而行。当有一天，他们脱下了庄严的军装、结束了崇高的使命，每一个人都可以自豪地说“我这辈子值了”。

边防官兵很苦，但不是悲悲切切、凄凄惨惨的苦，如果那样认知就是对边防官兵的亵渎了。我看到的边防军人都是精神振作、情绪饱满，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有的说，谁都不愿意吃苦，但是该吃的苦必须吃，特别是能给国家吃苦，这是比天都高的荣耀，够我吹几辈子的了；有的说，与老一辈边防官兵相比，现在各方面的条件已经好多了……

忘战必危！和平不是单方面说了算的，我们既要享受和平，更要保卫和平，保卫和平就要敢于打仗，敢于打仗就需要大批有勇有谋、军政兼通的热血男儿。

边防军人，国家的铜墙铁壁。
国家有这样的边防军人何其壮哉！
民族有这样的边防军人何其幸哉！
百姓有这样的边防军人何其美哉！



葵子 摄

仰望的精神高地——边关哨所

◇高建成